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三十回 下南闖夫婦相逢不識 會東牀賓朋聚會談心

剪斷閒言，詞歸正傳。話說雲小姐見了京報，登時哭倒在地，驚得那些丫鬟、婦女不知是何原故，忙忙前來扶住，道：「小姐因何如此？」小姐只是哀哀啼哭，並不作聲。扶至後房，登時睡到了牙牀，悲哀不止。慌得趙老夫人也來動問道：「我兒，為何今日這般悲苦？」小姐見是不言。你道雲小姐卻是為何？他因看見京報上寫的某日御史鍾佩私投北番，奉旨命錦衣衛抄沒鍾宅家產，拿問家眷進京嚴訊，所以悲苦。睡在牀上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素暉好生薄命！自小兒我爹爹將奴講配鍾生，也指望佳人才子百年同歡，誰知今日被刁賊害得四分五落、骨肉凋殘！可憐我年老婆婆，怎受得朝廷的刑法？鍾生也不知生死存亡，奴的終身，想是孤燈一世了！」哭得悽悽惶惶，難解難分。正是：上天飛下無情劍，斬斷人間美意情。話說雲小姐足足哭了一夜，茶飯不思，見次欲尋自盡，又捨不得爹娘，只是哀哀淒楚。連趙老夫人也勸解不下，心中憂慮道：「甥女不知為何只是悲苦？問他原由，又不明言，看他茶飯不思、面容憔悴，倘若有些長短，豈不惹姑娘見怪？欲要送他回去，怎奈家下無人，壁全孩兒又隨他父親復命去了，闔中之女，無人相送，如何是好？」只得仍來相勸，早晚到小姐房中解說解說。誰知雲小姐一點貞心，思想姑舅、丈夫，那裡勸解得開？仍是終日悲悲苦苦、悶悶厭厭。後人有詩贊他曰：

一諾終身不二夫，松筠節操果貞堅。
誰知忠孝蒙神佑，富貴榮華到底全。

話說雲小姐苦了幾天，心中想道：「奴想公公逼走番邦，他年尊的人也難回來了；我婆婆、丈夫拿到京中，問成反叛，不是長牢，便是斬首，料想也不能有命。可憐我爹爹又是南嶺封王，萬里風塵，到如今一去三年，並無音信，也是吉凶未保。我們兩家的冤仇何人來報？豈不造化了這刁賊了麼？奴想自古以來，有多少女子，他會領兵打仗，出仕做官，報仇雪恨，難道我雲素暉就不如他們不成？我就回到家中，這雲文不肖的哥哥也是到刁家把信的，那時反惹風波，反為不美。不如我如今納個監生，到江南尋個下處，仍是女扮男妝，在那裡讀書，等到南場科舉，倘若皇天保佑我，一路功名青雲直上，那時合了文先生並我母親，同上一本，就好報仇了！」

思量已定，遂叫帶來的兩個老夫婦上樓，說了備細。先命老蒼頭拿了銀子，就到兗州府，報名雲素，納了監、行了文，諸事齊備。那日清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來到舅母房中。見過禮坐下。茶罷三巡，趙老夫人問道：「我兒為何今日起得大早？還該安歇安歇。」小姐道：「正是。甥女今日有句話要來告稟。」趙老夫人道：「我兒有話，但說不妨。」

小姐道：「甥女多謝舅母大人收留，在此不覺三年，日夜思想老母，悠悠成病，今日特來告稟，要回家去看母親。」趙太太道：「我兒，你一片孝心，理當送你回去，怎奈你哥哥不在家內，無人相送，這樣路遠山遙，叫老身如何放心？倘有差池，豈不惹你母親見怪？好歹再住幾時，待老身送你回去便了。」小姐道：「不妨，甥女還是女扮男裝，一樣好走。」趙太太再三不肯，怎當得雲小姐執意要去，太太沒奈何，只得允了。備了花銀三百兩為路費，又備了多少禮物，晚間治酒餞行，雲小姐諸事俱已現成。

到了次日，改了粉黛油頭，換上方巾片玉，搖搖擺擺，便是一個俊俏書生。丫鬟也改了妝，扮做書童，蒼頭夫婦押了行李，小姐拜別舅母並一眾姊妹，大家灑淚而別不提。

單言雲小姐上了轎，出了城，到了水路的所在，換了船隻。下了大缸，打起篷來，往南京進發。正是：龍飛天上風雲起，雷震空中際會來。

那雲小姐在路行程不上一月，那日到了南京，上了岸，進了城，就在貢院旁邊尋了個大大的下處，有名叫做「王寡婦飯店」的，房子高大，擺設精雅。這王寡婦年方三十歲，只有一個五歲的兒子、一個老媽、八九個伙計。這王寡婦生得甚是風流。當下雲小姐扮著公子去租他的房子，王寡婦見了雲相公這般風流，心中大喜，便道：「雲相公，後邊有上房。」遂引他到臥房旁邊一間小小的書房，十分精雅。雲小姐大喜，搬進行李鋪下，四面一望，只見窗外花樹蔭濃，十分可愛。

當晚王寡婦治酒，款待雲小姐主僕四人。老蒼頭夫婦同書童在外面吃酒，雲小姐在裡邊獨自一人坐席，那王寡婦就坐在橫頭把盞道：「雲相公青春幾何？」雲相公道：「十六歲了。」王寡婦又問道：「可曾恭喜呢？」雲素道：「尚未聯姻。」王寡婦聽了，暗暗歡喜，慇懃奉酒，笑迷迷的只是言來語去，賣弄風流，前來挑逗。正是：弄月邀風空費力，錯將神女認襄王。

那王寡婦眉來眼去、送暖偷香，勾引了半日，心中想道：「好一個穩重的書生，毫無邪意！也罷，他今日才來，慢慢再弄他到手便了。」又勸了兩杯。雲小姐道：「醉了，大娘收了罷。」王寡婦道：「再喝一杯好睡，莫要半夜三更睡不著，要寂寞呢！」說著笑嘻嘻收了杯盤去了。正是：臨去秋波一轉，怎不引弔人魂。

王寡婦去了，雲小姐心中暗想道：「你在我面前賣弄風流，豈知我與你是一樣的人。」正在思想，忽見王寡婦親自打了一桶水，送到房中道：「雲相公，來洗手臉。」雲小姐道：「放下罷。」王寡婦去了。雲小姐用過了水，當晚就同丫鬟在書房居住。蒼頭夫婦在耳房居住。雲小姐每日足不出戶，苦讀詩書，那王寡婦有心愛他，早晚小心照應服侍，雲小姐倒也安心。正是：若非錯中錯，焉能親上親。

不表雲小姐身在南京，再言鍾山玉住在章員外家讀書，深蒙章江照應，倒也相安。不覺光陰似箭、日月如梭，早已到了七月初旬。那日員外到書房向山玉道：「今年南場科舉，你二人還該早去。」山玉道：「小姪乃是欽犯，怎敢出頭應試？」章江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改了名字，捐了監生，就考去了。」員外道：「有理，在理，快些改了名字，待老夫就代你捐去。」山玉遂改了名姓，將個鍾字拆開，改名「金重」二字。員外道：「改得好，今科必中。恭喜！恭喜！」即刻捐監去了。正是：假名姓作名，真德才為德。話休絮煩。當日章員外拿了銀子，就代山玉捐了監，起了文，諸事齊備。次日員外和院君治了兩席酒，封了三百兩銀子，收拾了琴劍書箱，當晚代他二人餞行。內堂是二位太太、二位小姐，外堂是員外三人飲宴。那兩個小姐見二位公子鄉試，多多歡喜，巴不得中兩個解元。當晚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員外叫家人將行李多件先發下船，備了早膳，二位公子用過，穿了衣巾，各人到後堂拜別母親、妹子。拜過之後又是章江來拜別鍾夫人，鍾夫人亦命山玉去拜章院君夫婦。彼此拜別一番，二位公子送出門開船而去。正是：時來風送滕王閣，起鳳騰蛟上紫霄。

話說二位公子上了江船，正來順風，打起篷來，往南京進發。一路上看不盡青山綠水、野樹荒煙，那一派長江的景致。非止一日，那天已到南京，上了岸，進了城，到貢院衙門口來尋下處。卻好就在王寡婦家緊隔壁租了一個下處，家人們安下行李物件。少不得房主人也治酒接風，自不必細說。章江和山玉的臥房卻緊靠雲小姐的臥房，每日兩邊書聲，彼此聽見，卻好作伴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單言那王寡婦一心愛上雲相公，每日好酒好食，前來服侍，得個空兒便將些風流的話兒前來勾引。豈知這雲素暉也是一個女子，毫不介意，只是用功苦讀，卻真真像個書呆子一般。話休絮煩，一日三，二日九，雲小姐在王寡婦店中住了一月有餘，足不出戶，苦讀詩書；隔壁章、鍾二位公子也如此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那一日是八月初五日，新月初升，王寡婦在房思想雲素不得到手，十分耐煩不住，想道：「我每每將風流話打他，卻並不動心，天下有這樣至誠君子！想他年輕膽小，不敢輕動，也罷，今日只好送上門了。」想罷，打了一壺好酒，先將蒼頭夫婦並書量勾引出來飲酒，命家內的人陪定他，不許放他出來；自己換了一身衣服，悄悄的出了房門，到雲小姐房內。只見月色沉西，花蔭寂寂，他輕輕的走進房來，在雲小姐背後一把抱住道：「相公，此刻還不去睡麼？我特來陪你的！」雲小姐吃了一驚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